

◆ 陈子辰 主编

阳光·青春·大学

浙江大学学生校园文学获奖作品选编

—— 小说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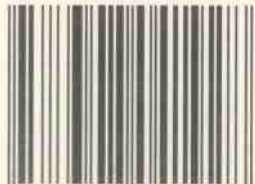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學出版社



YANGGUANG QINGCHUN DAXUE

阳光·青春·大学

ISBN 7-308-04192-1



9 787308 041928 >

ISBN 7-308-04192-1/I · 141

定价：50.00 元（共二册）

陈子辰 主编

阳光·青春·大学

浙江大学学生校园文学获奖作品选编

—— 小说卷 ——

浙江大學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青春·大学. 小说卷 / 浙江大学团委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5
ISBN 7-308-04192-1

I. 阳... II. 浙...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460 号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富阳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4 千字

印 数 0001 - 1000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192-1/I · 141

总 定 价 50.00 元(共二册)

序

金庸

三年前，我在湖南长沙参加湖南卫星电视举办的“金鹰节”（全国电视节艺术成就颁奖会），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在会后对我说：“查先生，我的小女儿想将来投考浙江大学，做你的学生。”我说：“好啊！请问你千金现在多大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可惜太小了，我女儿还只有九岁，正在念小学。”我说：“不要紧，再过十年、十一年，就可来考浙大了。”我问：“这位小姑娘远在湖南，怎么会想来读浙大？”他说：“我女儿看了很多浙江人写的书，鲁迅先生啦，茅盾、郁达夫、徐志摩、俞平伯啦，她说浙江人的文章又清静又美丽，个个很聪明的……”我说：“不见得，我是浙江人，我就很蠢，怕教坏了你的小姐。好在那个时候我太老了，教不动书了。不过浙大的传统还在那里，聪明的同学和老师都还在那里。你们湖南的沈从文、丁玲，不都聪明得很吗？我们浙江人都很佩服呢！”他说：“你们能佩服沈从文、丁玲，那就是你们浙江人得聪明了？”

我们浙大的老师未必都很聪明，但学生的确很聪明，能写出钱塘江潮水那样汹涌的文章，像西湖湖水那样明丽缥缈的诗歌，不聪明吗？我在浙大教书，每天都是享受。学生忽然问一个问题，那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我从旧诗词里想到了一点新意，连聪明的杭州人赵翼、袁枚都没有想到。我正在读隋唐史，她突然说唐明皇处死杨贵妃有大问题，不近人

情,不错,从心理学去研究,许多历史上的内幕可以发掘出来。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毕业生来考浙大博士研究生,他抗议说,他中文、外语都合格上了线,为什么没有录取。为什么?浙大不收这样不会动脑筋的学生。合格上线就够么?当然不够,差得远了!考研究生的人,难道连中文、外文都会不合格吗?那你四年大学读什么书?还需要很聪明,有创见、有独立见解,不单会背书,还要能独立思考。他去读一读我们浙大学生写的文章,就会懂得,做学问单凭勤奋用功是不够的,还得天资聪明。

我现在不在浙大教书了,过得几年我还会回来的。我不舍得这许许多多又聪明、又用功,又天天有创见的好学生。这两本小册子中所收集的,只是浙大好学生所作的一些样本。他们平日的表现远远不止于此。理学院中常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工程上有新的构想,在血管中爬的小机械,医学上、农学上能展开新的发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过日子,你就会了解,为什么当年柏拉图在雅典的 Academy 之中天天乐而忘倦,享受知识的丰雅、荣光和乐趣。

目 录

序	(1)
生活,让我们站到了一边	(1)
他人的肩膀	(36)
我和吴非的黑白世界	(104)
墙上挂着一把枪	(112)
庭院深深	(136)
爱情误区	(167)
世纪婚姻	(178)
浙大爱情故事	(199)
起义	(234)
逝水飘零	(249)
穿过七岁的街头巷尾	(269)
桅子酒	(276)
今天,我只想和你说话	(280)
城	(286)
和合	(300)
后 记	(321)

生活,让我们站到了一边

胡蓉

我之所以急着要笑,是因为怕哭出来。

——博马舍

害不害怕生活中什么都有?或者什么都没有?

躺在吱吱响的木板床上,侧睡,手脚却不知如何放置;仰睡,又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看苍白的天花板;趴睡,胸口被压住而带来的沉重呼吸声更让睡意全失,无论哪一个姿势都像是一个意外的闯入者因格格不入而自我尴尬。可是,这只是一张床,一夜睡眠而已。不想怀疑什么失眠,在临睡前已经有了整整一天想睡的感觉,但真的在黑夜中时却成了一名清醒者。看来是无法入睡了。忽然起床,站起来踩在被子上,冷,又蹲在枕头上,拉上了被子,像一只瑟瑟发抖的小鸡蹲在鸡窝里。突然又想笑,偷笑了几声,发现没人会在意,便狂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长,在耳边回荡,几丝恐怖,自己有点感觉到了,笑声戛然而止,脸上的肌肉还依然僵硬地堆积,麻木地放下,像揭去了一层面具。想起白天偶尔在他的纸上发现的那句话:什么是空虚,我就是。摇了摇头,记得萨尔瓦多·达利曾说过:“什么是超现实主义,我就是。”艺术家或多或少都有精神分裂或精神分裂的潜在因子,他竟然也学着这

第二天,我依旧坐在那个教室那个位置,窗外是冬天的冷风,但玻璃窗挡住了这些无论怎样凛冽的流动的空气,有时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不在乎冬天冷不冷,冬天的任性与狂傲就像一个人身上鲜明的个性,少了些夏日的暧昧,春日、冬日的大众。周围有许多自愿或被迫地看着书的人,我大概也是其中之一吧,很多时候,我们生存,必须像在大海里的海带一般顺着海潮海波摇摆,你想做个勇者在大海里挺直了腰板,结果命运却往往是牺牲。习惯了这些生活方式,最初的悲哀即而消失。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睁开眼时,突然发现昨日的那个人又走进了教室。可他今天什么书也没带,除了几张白纸、一支笔。外面的冷风大概刮得挺厉害,他的头发有些乱,眉毛似乎也有些打结,不知是空气中的寒意抑或是来自他的内心。他放下纸和笔,迟疑了一会儿便坐了下来。望着他依旧如昨的背影,我又陷入了思想空白。

他拿着那支笔,煞有架势地写着,至少从后面看是如此。可没过一会儿,他便趴到了桌子上,一张纸静静地滑落到地上。好长时间了,他一直没有动静,我歪着头想了想,猫下腰搜寻起地上,很凑巧,那张滑落的纸在离我的脚不远处,我小心翼翼地用脚尖把纸一点点移到了我的座位下,像个小贼般捡起来,又像获得宝物般打量起了这张纸。可是,纸上什么也没有,空白一片,如同我对他的认识。我失望地把那张纸扔到了地上,又莫名其妙地带着气愤之情离开了教室。

第三天,整整一个晚上,尽管我第一次破天荒地坐到了整幢楼都熄灯,那个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我的好奇心的加重伴随着失望感的产生使我都不知道在一个晚上干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对着那个空位置,我几乎皱了一个晚上的眉头,就像有时看一场网球比赛,对我支持的选手的一次次非受迫性



失误而憋着一口闷气的表情。

第四天,我想今天总会来了吧。可是,情况仍然是与昨日一模一样。

第五天,在与前两天同样遭遇的60分钟后,我决定宣告这次观察彻底失败。这次本来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了,可是,蚂蚁却溜走了。或许我得再找一个目标了,或许我得看看我自己的书了。我的眼睛总是太敏感地看这个世界,因此生活中会比别人多些收获,可这些收获有时占据了我的太多时空,随之也带来了一些莫名的烦恼与忧愁。又何必呢?

第六天,尽管我已经决定放弃,心中隐隐的遗憾总消散不去。鬼使神差地我竟然又到了那个教室门口,既然来了就进去吧,我推开了门,一眼望去我的空位前竟然又坐上了那个人。我从脚底到头顶一阵兴奋,啪地窜到了第五排第四个座位上。生活总是这样,你老是盼望着,却什么也不会发生,不经意间,机会却又悄悄回来了。

我放好一切东西,尽量装作很平常的样子,也拿出我的书看了起来。似乎今天他又带来了那些地图册,看来他也想好好学习了,可我不太相信。果然,过了大概不到一小时,他又起身了。我想都没想也站了起来,一点都不会去考虑人家是不是有可能去上个厕所什么的,我乘着侦探般的敏锐嗅觉悄悄地跟了出去。

随着他走出了教室的门,大楼的门,外面湿冷冷的空气一下子扑面而来,我哆嗦了一下,望着前面的身影,兴奋感又占了上风。他的背影被冬日阴森森的月光拉得很长,因而显得特别漂亮。欣赏美有很多种方式,就像美本身的繁复。不过,在那零下几度的黑夜中我还有这种闲情倒也十分难得。

他绕过池塘,绕过草坪,我就这么一路跟随着,沿路还看到了那些比我还勇敢的在冷风中的情侣们,不过,或许他们

的心中有我们所没有的热情吧。我开始有些不耐烦了，难不成我要跟着他走完整个校园？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继续跟踪。总算他在一棵树下停住了脚步，这是一棵很大很大的树，或许是校园中最大的吧，至于品种，在这个自然界中我恐怕除了梧桐树外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穿了一件淡色的衣服，因此在黑暗中有些显眼。我站在离他50米处张望着，他先抬头看着冬日光秃秃的枝干，似乎并不在意吹到身上的冷风，然后走近大树粗壮的主干，拿出插在上衣口袋中的手抚摸着它，我有点失望了，原来是一个孤独者的故事。有很多人，他们在人群中是格格不入的，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适应这个社会，他们同样欢笑，哭泣，可他们的心灵是孤独的。因此，他们会去爱一个生命，一个陌生人，一棵独立的树，一个遥远的国度，以他们最执着最热烈的情感。他们无所谓别人理不理解，以那种如“等待戈多”般的“荒谬”生存。

我往手上哈了几口气，望着这个我解谜似的盼了将近一个星期的答案。可接下去的事却让我目瞪口呆。他突然放开树，倒退了几步，然后提起脚狠狠地踢那棵树。他似乎越踢越带劲，把满身的愤意全发泄在那棵树上，风隐隐约约还把他嘴里发出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旁。本以为他是个孤独的爱树人，树上长了片叶子便高兴一阵，树上有了条伤痕便伤心一会儿，把树上的一个个树疤当作自己成长的痕迹，可是看他现在的行为实在不太像。似乎这棵树与他有深仇大恨似的，我有点毛骨悚然，以往看过的恐怖镜头一一浮现。转念一想，却又为还有下文可寻而觉得不枉此行，于是，乱七八糟的感觉便消失了。

他大概是发泄完了吧，离开树折回了路，我赶紧一路小跑比他早到了教室。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跑到了图

丽，即使不会开花，那种静静的姿势是如天使般不做作的。他又踢起了那棵树，我想我有点儿心疼，寒意也随之而生，我就站在那儿，路灯的光罩在我的头上，我突然想喊出来。

我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声音像个调皮的孩子与我玩起了捉迷藏。垂下眼睑，身上的汗毛竖了起来，我想我真的冷了。“你为什么不过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被风带了过来。我在原地怔了怔，突然意识到这个声音由他发出，我不知道当时为何没有直接就这么走过去，而是整整又让时间中断了几分钟，等我再一次意识过来时，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我第一次发觉他并不高，对那些并不比我高多少的人，我总是觉得所有的距离都很近。我咬住嘴唇僵硬地笑了笑，一缕头发被风吹到了眼睛旁：“你为何踢它呢？”我指了指大树，他又皱起了那些细纹，似乎不太高兴我问这个问题，然后他的鼻子动了动，开口说道：“你已经坐在我的后面整整一个星期了吧，这次也不是你第一次跟着我出来，难道我引起了你那么大的好奇心？”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的提问，于是我试着扯开话题，没头没脑的我突然冒出一句话：“你如何看待崇洋媚外这个问题呢？”他显然被我吓了一跳，退后几步打量着我，而此时我的脑中则高速运转思量着应该如何继续接下去的谈话，紧接着我赶紧开口：“在这个到处是舶来品的环境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别人的长处，而爱自己的国家则绝对不是整天挂在嘴上的，你看到了日出的美丽，却没有看到暴风骤雨，你看到了大雨倾盆，你却不去欣赏彩虹的绚烂。崇不崇洋，只是别人的评价，媚外却并不一定，那些表面上标榜着爱国的人，很有可能是最媚外的……”我的滔滔不绝几乎使他目瞪口呆，特别是这个话题的不着边际使他实在想不明白我要干什么，我悄悄地耸耸肩，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停！”他有些生气地喊道，“我可没

树和他的身影在黑暗中浑然成一体,我突然觉得我不该破坏这一切的宁静。我像个急躁的孩子去破坏了最自然的东西。我鼓起勇气,大喊了一声:“我走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宿舍门口才停了下来,气喘吁吁的我靠在门上发了好一会儿愣。

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这次醒来我有些害怕。

第八天,我决定不再去那个教室自修,我背着一书包的书,心不在焉地走在去自修楼的路上,两眼茫然地东看西看。走到半路,突然发现那个陌生人站在了我的眼前,我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又停下了脚步,他象征性地对我笑了笑:“昨天为什么走了呢?难道我很可怕吗?”“不,不是,我只是突然想起还有别的事需要做,所以急着走了。”我撒了个小谎。他扬了扬眉毛,像是自言自语:“今天我有空呢。”我纳闷地想:“他有空与我何干呢?”“能不能跟我去那儿,你不会拒绝吧。”他的口气让我觉得不好推辞,更何况其实我心底里是十分想听他说些什么的,为了那些不知道的东西,为了那些不知道的感觉,为了那些不知道的细纹。

我们又来到了那棵高高的树下,在路上,他问我:“不冷吗?”我硬着头皮说:“不冷。”然后我用眼神指了指那些石凳上的情侣们:“他们才叫厉害,一个晚上都在吹寒风,再说,难道我会冷而你不会冷吗?”他无奈地说道:“你好像有点倔。”

他教我闭上眼睛触摸大树粗糙的枝干,然后问我:“感觉到了些什么?”我嗅着大树生硬的味道,脑中有些杂乱,迟疑着不知回答什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茫然,坐到了大树下,指了指旁边的地说:“你也坐下吧!”我略略皱了皱眉,没想到我要在一个寒冬的黑夜,与一个陌生的人坐在校园的地上,可当时我也实在没想太多了,也就这么在他的身边坐下了。靠在树干上,我几乎听到了我们呼吸的声音。“我想,你一定对



我有很多的疑问吧,我感觉得出从我第一天坐在你的前面时你便开始打量我了,对不对?”他的嘴中吐出一团团的白气,伴随着他的话语。我对被别人一下子便看出了我的心理十分无奈,只好老实承认。他继续说道:“其实我们之间也一定有些什么感应,你不经意间看到了我一些东西,也不经间说出了我一些东西,有些甚至是我一直逃避的,昨天其实我已经想告诉你一些关于我的故事,无奈你大概想到了什么而跑了,不过或许,今天讲更好。你愿意听听吗?”我点了点头,这次已经不再像最初的那些日子只带着好奇心,带着追究感,因为我此刻觉得,既然他把我当成了朋友,我应该以诚相待,作为一个朋友去聆听,去分享他的喜怒哀乐。

他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生活中如果记忆力太好或许反而多了很多烦恼,我和弟弟从小是在父母的吵闹声中长大的,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家庭,有的只有父亲,有的只有母亲,有的什么也没有,可我们的父母却不如从来就不曾相识、结合,生下我们。生活,在他们的字典中从来没有留下包容和体谅,他们争吵,为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时候,我总想,是不是别人的父母也是如此,别人也是这样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我几乎天真地以为父亲与母亲这两个名词就是代表了这些。

弟弟比我小两岁,他像父亲一样长了一头卷发,他把父母身上一切优秀的因子都继承了下来,他漂亮,聪敏,又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虽然我已经记不得弟弟出生时的样子,但从小,我想我在亲人中最爱的便是弟弟。可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从来没有喜欢过弟弟,现在想想,或许弟弟出生时他们的感情几乎已经完全破裂。外婆告诉我,爸爸不再喜欢妈妈,不再喜欢我们,爸爸有了另外的女人。这些,或许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有关两性的教育。可是生活并不总是如电